

## 马丁·路德小传 Martin Luther

『最小的工具来奏最大的效果，--这个就是神的律。神从同一阶级里面挑选教会的改革者，如同古时拣选使徒们一般，这此无非为着证明给世人看，这个工作并非出于人，乃是出于神自己。改革家金文格（Zwingli）起于亚尔帕斯山麓之牧人茅舍，改教时代的神学家麦来赏（Malancthon）来自兵工匠店中，而马丁路德（Martin Luther）生在贫寒之矿工小屋内。人生命史上的第一段往往是最要紧的，因为里面晓示这人如何在神的手下被模塑成形。在路德的经历上，这点尤其显著。整个的改教运动都包含在内。改教各方面的工作，在世界上奏效之前，均逐一在他的里面先发生作用，因为他将要被用成为推广这些工作的器皿。只有认识在路德心里所起的变化，才把握了教会改革史的钥匙。惟有熟识那专一的，才能了解那广泛的。忽略前者，必致蒙昧后者！使人不过粗知皮毛而已。因此我们必须先在路德里面读改教运动，而后才深入那使基督教国改观的种种史实。』

###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祂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（诗十八：6）

在萨克森的爱斯里本（Eisleben of Saxony）住着一对夫妇。男的名叫『约翰路德』（John Luther）是个正直、勤俭、忠实，甚至直得有些固执的人。他喜欢读书，在工余常以此为消遣。女的名叫『马格莱』（Margarat Lindemann），满有敬虔妇人的一切美德。原来她的谦卑，她的敬畏神，和她祷告的灵，尤其显著。邻妇多视她作为模范，争着效法她。

在一四八三年十一月十日晚十一时，马格莱喜得一男孩。这对夫妇的第一个思想，就是要把孩子奉献给神，并且给他起名叫『马丁』（Martin）。

孩子生下来未满六个月！夫妇迁居曼斯费特（Mansfeldt），那里的矿厂相当有名。约翰是个勤于工作的人，想由此可以得着较丰入息，维持逐渐膨大的家庭。他们迁居后的首段时期，甚是困难。马丁路德说：『我的双亲都是十分贫寒，我的父亲是个穷苦的伐木者，我的母亲时常在肩上背着木头，冀能增加收入，供养孩子们。他们为了我们都是忍受了极重的劳苦。』义人的劳作带进了应许的祝福。约翰已经拥有二个熔炉，因着他的方正明理，他被选作当地的参议员。他最尊重有学问的人，时常邀请传道教师来家畅叙。在小马丁的心里无疑激起了一种愿望，盼望将来自己也能成为一个有高深学问的人。



待他长大可受训蒙之时，父母竭力灌输神的知识给他，训练他从小就敬畏神，并用基督徒的美德来模塑他。在这个早年的家庭教育时期，他们竭尽心力培养他。原来他的父亲时常跪在孩子床边，大声恳切祷告，求主保守这个孩子，使他终身不忘记主，而且有一

日还能广播真理。他父亲的祷告果然得看了奇妙的答应。父亲急切盼望他有学问，因此当他很小的时候，就送他入学。原来当时教育制度用惩罚和惧怕来启发用功。马丁性急，因此常受父母的责罚。他在晚年之时这样说：『我的双亲待我极其严厉，使我变作十分怯弱。他们满以为自己所作的是对的，可是他们不能分辨性格，知道何时何处，或如何惩罚。责罚虽然是必需的，但是苹果该与刑杖并施』。提起某次在学校里早晨连被鞭打十五次，他说：『我们必须鞭打孩子，但是我们也得同时疼爱他们。』

纵然在学校里学习了教会问答的题目，十条诫命、使徒信经、主祷文等等，孩子的心从未倾向神。当时在他里面唯一的宗教情绪就是惧怕，每次听见『耶稣基督』的名，使他脸色吓得转白，因为救主对于他只是一位生气的法官。这种奴隶性的惧怕，根本与真的宗教不合，但就此预备了他的心来接受福音的喜讯。当他发现主是何等柔和谦卑的时候，他感觉得非常的愉快。

父亲对于孩子的期望极深，他要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学者。

因此马丁刚十四岁就被送到马大堡 (Magdeburg)，法兰西斯 (Francis) 派的学校里去念书。这件事在这孩子的身上是很不容易担当的。一个才十四岁的孩子，离开父母，寄读生地，既无朋友又无亲戚。每见教师吓得发抖，课余又须与一些清寒学生在街行乞。他自己说：『我常与同伴乞食，以维持日常生活。某日教会庆祝基督降生，我们一同在邻近村庄游行、唱歌，用四音高歌伯利恒城的婴孩耶稣。我们停在一座农舍前面，农夫听见歌声，就拿了食物出来分给我们吃。他大声嚷着：孩子们！你们在那里？我们听见声音，吓得拔脚飞奔。我们本不用惊恐，因为农夫一片好心要款待我们，可是我们受教师们的啗斥，习惯成性，以致变成惊弓之鸟。最后农夫不断呼唤我们，我们才停止脚步，跑回去接受食物。从此可见我们的良心有亏欠惊惶时，时常战兢逃跑，甚至恐惧愿意帮助我们的朋友。』

未及一年，他的父母听见孩子的情形，就把他转送伊赛拿 (Eisenach) 另一出名的学校。该处有好些亲戚，满以为孩子的生活可以改善，但是结果他并未得着帮助，或者是亲戚们太穷的缘故。当他枵腹难忍之时，只得重施故技，和同学们逐门唱歌乞食。有时从这此少年们的喉中歌出极和谐的音调，可是他们所得着的常是申诉，不是面包。他的心里非常忧愁，暗中眼泪汪汪，不知前途如何。

某日行乞，三户人家都拒以食物，只好空腹回寓，预备禁食一天，行至乔治广场，站在一家富户门前，呆立沉思，悲切非凡，心想该否辍学返乡，和父亲一同入矿工作。忽然大门开启，一位贵妇走出来。她是欧苏拉 (Ursula) 伊利凡市长 (Ilefeld) 的女儿，康兰可泰 (Conrad Cotta) 之妻，被后世称作『虔敬的书念妇人』 (The Pious Shunamite)。她多次看见少年的马丁参加聚会，马丁的歌声与虔诚引起她的注意和关心。她听见邻居的粗话，看见他忧愁的站在门口，于是出来帮助他，请他进来，给他饭吃。她的丈夫赞成妻子

的慈心善行，他十分喜欢这个少年，过不几天邀他同住。这样他就可以安心读书，无用回到矿穴，埋没神所付托的恩赐。在他茫然无知的时候，神开了一家基督徒的心和门。这件事使他产生了一个坚强的信心，以致后来许多严重的试炼都不能动摇他向神的信心。现在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。他每天安心度日，不用愁食。他的心境十分平和，他的性格非常愉快，他的心胸更加扩大。在这些慈爱光线之下，他一切的才能都活跃起来。他的祷告更恳切，他的求知欲更广大，他在学问上的进步更迅速。

### 祂又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有黑云在祂脚下（诗十八：9）

马丁已是十八岁的青年了。他已尝到学问的滋味，渴望能得着大学教育。一五〇一年他进额富德大学堂(Erfurt)。当时盛行烦琐的哲学（Scholastic Philosophy--中世纪盛行之宗教哲学派系，以古教父和亚里斯多德(Aristoteles),并他的注释者为根据，推论墨守古法，狭窄非凡。）他熟读各卷名书，穷究其中哲理，以致『路德在早岁就卓越秀出，全大学都羡慕他的天才。』然而他求学不只为着知识而已，他有更庄重的意念，他的心倾向于天。他深知自己得完全倚靠神，这种单纯有力的信心使他显出谦卑和毅力。他恳切求神祝福他的劳苦。每晨总以祷告开始一日，先赴礼拜堂，而后才用功读书，光阴从无荒芜。他常这样说：『好好祷告，是学问的大半成就。』

这个青年学生尽量利用时间，在大学的图书馆内阅览百书。当时书籍稀有，他能利用大学里丰富的藏书，实是万幸。某日，在大学两年后，他已经是二十岁的青年了，他在图书馆内翻阅各书，记忆作者的姓名，有一卷特别引起他的注意。直到那时他从未见过这本书，他念那本书名，乃是《圣经》，是一本稀罕少人知道的书。他大大发生兴趣，尤其惊奇其中除教会从福音书和书信所摘用的断简零墨外，尚有其他记载。从前他满以为教会在每主日所念诵的经文构成全部神的话语。现在他看见许多页、许多章、许多卷，都是他从未梦想到的。他手拿着这本神所启示的书本，他的心狂跳起来。谁能描写他的情绪，当他急切的翻阅这些从神那里来的信息？

他所注意的首页，乃是哈拿和撒母耳的故事。他读着，魂间经历何等欣喜。孩子撒母耳被父母献给神，终身归于耶和华；哈拿所唱的歌，宣称神『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。』撒母耳侍立在神面前，以利的儿子放荡不羁，陷神的百姓于罪恶中。这此历史和启示，引起他里面从未有过的情绪。他回到家里，心里充满了喜乐。他自己思想着：『巴不得神能给我这样的一本书。』当时，他还未研究希腊文及希伯来文。他所阅的是一本拉丁文的圣经。在惊喜之下，他不断来到图书馆继续阅读这卷宝贝，真理的光芒开始照亮他的心思。

同年路德得着学士学位。因为劳力过度，他生了一场大病，几临死地。他的心思里充满了庄严的回忆。许多朋友前来探病，内中有一个可敬的神甫，很早就已经注意路德的才学。路德向他吐露内情，并说：『我已经不久人世。』老人温柔的答说：『我可爱的学

士！大胆吧！你的病不至于死，我们的神要用你来安慰许多人。因神把十字架搁在祂所爱的人身上，凡忍耐背负的必得大智慧。』这些话深印在路德的心里，使他记起神提拔穷乏人。

路德的病复原后，在他里面已有大改变。圣经、疾病、和老人的话，都给他一种新的昭示，可是他尚未达到决断的时候。另有一件事增加地里面的思想。大约在一五〇三年复活节，他首途回乡，与家人欢叙一时。照着当时风俗，他也佩带利剑。行路不慎，脚蹴剑鞘，利剑坠出，割断一根大动脉。同伴四出求救，留下他一人。他仰天卧地，手按伤口，血流不止。路德自感临近死亡，大声喊着：『马利亚救我！』最后医生赶到，包裹伤处。晚间伤口崩裂，他重新昏晕，醒时又呼求马利亚救助。后来他自己承认说：『当时我倚靠马利亚，实在该死。』不久，他知道仰望一位有力的救主。

他继续攻读，一五〇五年得着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。额富德是当时全德国最著名的大学，路德觉得应当致力于研究法律，完成他父亲的愿望，但是神另有旨意。路德虽然忙于研究学问，教授哲学，他的心从不停歇思想着：宗教是唯一必需品，超乎一切之上，他必须得着救恩的把握。他晓得神如何不喜悦罪恶，他记得神的话如何申斥罪人。他于是自问，究竟能否得着神的悦纳。他的良心答说：不能。他的性格爽直坚强，他决心寻求不朽的福分。两件事连续发生，扰挠他的心思。增进他的决心。

在他的知己里，有一位同学名叫『爱兰西』(Alexis)。某晨城里满了谣言，说爱兰西被人暗杀。路德立刻加立调查，发现是事实。陡失密友，使他万分悲伤，不禁战兢自问：『假若我也如此突然逝世，全无警告，我将如之何？』

当年夏季返乡省亲，回校时，距离额富德不远，突遭暴风雨。电光闪烁，火球落在他的脚前。他受击扑倒，跪在膝盖上，自念死期临到。死亡、审判、永远的严肃，传唤他，他听见了一个呼召，无法再抗拒。当他被死亡的忧急和恐怖围绕之时，他立誓说，神若拯救他，脱离这个危险，他就撇下世界，专心事奉神。从地上爬起来，死的恐怖还在心里，知道这日早晚总要临到，他慎重自省，究竟该作甚么。过去的思想又开始回击，而且攻得更加有力。不错，他曾忠心履行一切职务，可是他灵里的光景如何呢？他能心存不洁，而站立在可怕之神的审判台前么？他必须成为圣洁。但是怎能得着圣洁呢？如何能达到成圣呢？他现在渴慕圣洁，犹如昔日爱慕知识一般。大学满足了他头一个欲望，然而谁能平息这个焚烧他的心火呢？他应当赴何种圣洁的学校呢？他决意投入修院，修士的生活可以拯救他。他过去时常听见修士的生活有能力改变人心，成圣罪人，使人完全。他要加入一个修会派系，以致成圣，而得永生。

路德重入额富德城，但是他的心意已定。要割断一切人间关系岂是易事？多次心如刀割。他起初隐藏他的心意，邀请大学内的朋友来欢叙晚餐，席间有音乐助兴。这是路德向世界辞别之夜。此后不再与社会高雅之士为友，将与修士结伴；不再谈天说地，将静坐

默思；不再高歌时曲，将静听钟声。神在呼召他，他必须弃绝一切。这是他最后一次享受少年人的欢乐！这顿好餐使朋友们吃得满意，路德尤其是兴高采烈，谈笑风生。然而当他们欢笑达到最高峰之时，路德不能再隐藏内情，于是将他的意向全盘托出。他们惊讶非凡，竭力摇动他的心意，可是一切努力都归徒然。当夜路德离开寓所，留下一切衣物，只携两本书，一是《浮极儿》（Virgil）叙事诗，一是《帕劳脱》（Plautus）的乐剧。当时，他尚无圣经。这两本书可以反映路德当时的心情。他里面存着一篇叙事的诗词，高贵而美丽，但是他还有余兴来幽默愉快。携着这两本书，他独自在深夜叩奥古斯丁派修院之门。他请求收容，大门开而复闭。看哪！他从此离别父母、离别学友、离别世界！这件事发生在一五〇五年八月十七日。当时路德年方二十有一。

### 因祂面前的光辉，祂的厚云行过，便有冰雹火炭（诗十八：12）

至终与神同在了！路德的灵魂安稳了；他可以追求所切慕的圣洁了。修士看见这位青年博士十分惊奇，他们佩服他的勇气，毅然割断世界一切。然而路德，并不遗忘他的朋友。他写信向他们道别，翌日把书信、衣衫、和大学的戒指都送回去，表示诀别。他的朋友惊讶之余，包围修院两天，盼望看见路德出来，预备劝他回校。但是门户禁闭，一月之久未见路德形影。路德也修书禀告父母经过情形。父亲复函表示忿怒轻看，申明从此脱离父子关系。

路德入修院后，即改名『奥古斯丁』。修士大大欢迎他，引以为荣；然而他们待他苛刻，命他作最卑贱的工作。他们蓄意降卑这位哲学博士，教训他，学问并不使他高过其他弟兄们。他们不让他专心用功，反而叫他打杂差，开关大门，上钟扫地，整洁房间。杂差作完后，修士们就喊说：『拿着口袋去讨饭！』于是他就提着饭袋，在额富德城街上逐门逐户乞食，有时必须在往日朋友或下属门前求食。

乞食归来，他或者紧闭自己在一间窄小的房内，只能望见数方尺的花园，或者重作苦工。他生性专一，所以一心作修士。他怎可顾恤身体，体贴肉体？这个可怜的修士，工余尽量设法读书。他故意避免成群结侣，宁可用功研究。但是修士们立刻找到他，抢去书本，喊着说：『来，来罢！一个修士要使修院得益，不在乎用功，而在乎乞食求缘。』路德存心顺服，放下书本，提起饭袋出去求乞。他并不后悔自讨之鞭，反而甘心忍受一切。神实在在那里预备他，要拯救当时的世代脱离迷信，他自己就得先感觉它的重压。然而这种严厉的学徒生活，并不长久。修院的院长，因着大学的请求，释放他脱离这些杂差。年轻的修士重新得以用功读书。古教父的著作，尤其是奥古斯丁(Augustine)的著作，吸引了他。他非常喜欢奥古斯丁的《诗篇注解》、《字句与精义》这两本书。他惊奇奥古斯丁对于人意败坏，和神恩丰富的见解。他觉得在自己的经历里，证实了败坏的真相，和恩典的需要。奥古斯丁的话，引起他里面的共鸣。他也研究其他的神学书籍，充分显出他的了解和辩才。

可是他进入修院，并非寻求人间的荣誉，乃是寻求属灵的粮食。因此他认为这些工作，都是舍本求末。他盼望能从神的话语里，直接吸收智慧。在修院内找到了一本用链锁着的圣经，他不断查考这本圣经，虽然他懂得不多，却最喜欢读它。有时他整天默想一节圣经，有时他把先知的的话切记在心里。他尤其盼望从先知和使徒的书信内，得以明白神那全备的旨意，使他更加敬畏神，信心因着神话的见证得以增长。那时他开始读原文圣经，奠定后来翻译圣经的基础。

这个年轻的修士发愤读书，时常三四周之久，忘记背诵祷文。每念及此，不禁惊恐，觉得自己违反了院规。于是把自己关在室内，竭力念诵祷文，甚至寝食俱废。

某次，有七周末曾合眼睡觉。他进修院的目的，为要寻求圣洁，因此他过着严肃的苦行生活。他希图用禁食、抑欲、守夜，来克制肉体。如囚犯一般，关在房内，不断与里面的邪情恶欲争战。他平时的食物，常是少量的面包，和一条小鲱鱼。这时，他认为只要成圣得着天堂，任何的牺牲都是无所谓。罗马教内很难得看见一个这样虔诚的修士，修院里从未看见这样努力购买永生福乐的人。

当路德起来改革之时，他宣称天堂决不是用这方法买来的，他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话。他写信给萨克森的乔治公爵（Duke George of Saxony）说：『我的确是一个虔诚的修士，严格的遵守院中的规则，超过我所能形容的。假如一个修士，可用修行取得天堂，我定规有这资格。这种苦行就如长夜不眠、祷告、阅读等，如果再延长下去，他必定苦修至死。』然而修院安静的环境中，在修士苦修的超极内，路德尚未找到所期望的里面安息。他切望得着救恩的保证；这是他里面的愿望。没有这个，就没有安宁。

当他流浪在尘世间，这些恐惧驱使他避入修院，但在斗室内恐惧只有加增。里面的哀叹，震荡修院的长廊，引出更响亮的回声。神引导他来此，叫他学习认识自己，并向自己的力量和德行放手。他的良心受到圣经的光照，告诉他如何圣洁！可是他充满恐惧，因他的心中和生活上找不到这个圣洁的模样。何等可怜的发现，这是每个诚实人所发觉的！里面外面都没有公义！一切都是亏欠、罪恶！路德愈求圣洁，天然生命反抗的力量也愈强，直到他完全失望。

当时的修士和神学家，鼓励他用善行来满足神的公义。但他自己思想：『有什么工作，能从我这种心里发出呢？我怎能带着出自污秽源头的行为，站在我审判主的圣洁前呢？』他后来写着：『我看见自己在神眼中是一个大罪人，我想我用我自己的德行来止息神的怒气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』

实行『修院的圣洁』，哄慰了许多良心入眠。路德在急难中也曾尝试过，可是不久就觉这是一个骗局，毫无拯救在内。『当我作修士时，每感试探来攻袭，就喊叫我灭亡了。我立刻采取千百种方法，来抑止良心的呼喊。我每天去认罪，但是这个全无功效。于

是就充满忧郁、万念俱灰、十分痛苦--我喊着，看哪！你仍旧嫉妒、没有忍耐、满了血气。可怜的人哪！你进修院实是徒然！』

### 你必点火我的灯，耶和華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（诗十八：28）

路德并非第一个修士经历这种试炼。修院的围墙，掩蔽了滔天大罪，但是也埋没了高贵美德。偶而一个真正与神有交通的人，被召出院，登在高位上，立刻他的生活发出光辉，如同灯火放在灯台上，照耀全家，儆醒多人。当时在德国就有这样一支火把，他的名字叫『史道笔·约翰』（John Staupitz）。因着研读圣经，研究奥古斯丁神学，也经历里面诸般的试探，他终于认识了救赎主。他因为相信基督，得着里面的平安。他尤其晓得恩典拣选的真理。当他执行全德奥古斯丁派院长职务之时，巡行到额富德修院。在众弟兄中，有一个中量身材的青年，特别引起他的注意。不断的用功、禁食、不眠，已经消耗了青年的力量，使他的骨头根根可数。他的眼球陷入眶内，并无后来鹰目炯炯发光的神气；他的形态失意，他的容貌显出不安，似有千百挣扎，却仍坚刚不挠。他给人整个的印象，乃是庄重、忧郁、和严肃。史道笔富有属灵经历，马上就察出他里面的光景。因而心向神往预感他的命运。史道笔的热情柔爱，打开了路德的心。『水中照脸，彼此相符。人与人，心也相对。』路德找到了同志。这位院长晓得他，因此他就倾吐里面的悲哀。

某日在食堂内，这位年轻修士神志沮丧，默不发声，几未进食。史道笔热诚的望着他说：『马丁弟兄！为何这样忧愁？』路德深叹着：『唉！我真不知道我将如何！』史道笔答说：『这些试探是你所必需的，较饭食更为需要。』两人并不停在这里，不久在修院的寂静环境内，发生了一段谈话，因而大大影响了路德，使他最后脱出黑暗之地。

路德沮丧的说：『我向神所许的愿都归徒然，原来罪的力量实在太强了。』院长回顾自己的经历，回答说：『哦！我的朋友！我千次向圣洁的神立誓，要敬虔度日，然而我从未履行我的誓言。现在我不再立誓了，因为我知道不能遵守我的应许。除非神为着基督的爱，向我们发怜悯，赐我一个安乐的归天，我绝不能在我离世以后，凭着我所有的立誓和善行，站立在祂面前。我必须灭亡。』青年的修士深畏神的公义，他向院长诉说里面的恐惧。神那不可形容的圣洁，和神的尊高无比，使他战栗。『祂来的日子，谁能担得起呢？祂显现的时候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』（玛三：2）

史道笔晓得何处可找到平安，他决意指示这青年修士。他说：『你为何用这些高超理论来烦恼自己呢？看耶稣基督的伤痕，看祂为你所流的宝血；神的恩典在那里要向你显现。何必因着罪孽苛责自己？投在救赎主的臂膀里面罢！倚靠祂、倚靠祂的义、倚靠祂的死所带来的救赎。不要退缩，神并不向你发怒；是你在向神生气，要听神的儿子。祂成了人，为要保证你神的悦纳。祂对你说：你是我的羊，你听我的声音；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你夺去。』可是路德总觉得自己缺少应有的悔改，他说：『我里面既没有真实的悔改！我

怎敢相信神会悦纳呢？在他收纳我之前，我必须先行改变。』这位可敬的导师指示他，人若单单惧怕神的威严，绝无真实悔改。

路德就反问：『这样，你怎样答复加在无数良心上千百种难当的苦行呢？他们岂非盼望因此得着天堂么？』他聆听院长的答复，对他似乎是从天上来的声音，不是从人来的。『悔改除非发源于神的爱和义，就不是真的悔改。许多人所幻想的，并非悔改的结果，乃是它的开端。你若要爱慕良善，就先得爱慕神。你若要悔改，就不要注意这此苦行，要爱祂，因为祂先爱你！』路德静听，继续聆听，这些安慰的话使他充满一种新的喜乐，得着一线新的亮光。他自己思念着：『这是耶稣基督。是的，是耶稣基督亲自用这些甘甜医治的话语，奇妙的安慰了我。』这些话果然如同利剑穿入修士的心坎。若要悔改，我们必须爱神。在这种指示之下，他查考圣经，找出一切关于悔改的经句来。他自己告诉我们说：『从前所惧怕的，现在变作愉快甜美的消遣。过去威吓我的经文，现在从各处汇集来与我游戏，而且安慰我。往日我纵然小心掩饰我里面的光景，试着向神表示一种虚构强制的爱，我却痛恨圣经中所说的悔改。可是如今没有比悔改更加甘美悦意。哦！这是何等愉快的事，如果我们能不只在书房里，更是在我们救主可贵的伤痕里，来虔读神的一切律例！』

路德虽然得着史道笔的安慰，但是他有时仍旧跌入忧郁泥内。在他软弱的良心里感到罪的实在，吹散了救恩的喜乐。某次，他在院长的面前喊着说：『我的罪、我的罪、我的罪啊！』院长回答说：『好的，你果真是罪人，岂可表面上接受救主呢？要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，能够拯救罪魁，该死的罪人。』

不只心中所发觉的罪孽使他惊惶，理智的声音也加增他良心的苦恼。假若圣经的律例威吓了他，圣经的道理就加强他的痛苦。神用真理使人平安，可是真理先得剥夺迷惑人的虚假。拣选的道理尤其搅扰这个青年，使他陷入无限制的幻想中。圣经理史，日常经历，和奥古斯丁的著作，都指示他，我们必须还原到神，因为万物都是因祂而有，靠祂而生的。然而他的思想非常活跃，他想进一步来揣摩神那隐秘的旨意，揭穿神的奥秘。史道笔制住了他，忠告不必穷究那测不透的神，只须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已经启示的。史道笔劝导他说，所有的神学必须脱胎于圣经，放下各种派系的说法。『愿你以虔读圣经为至乐。』并送他一本圣经，从此他专心读经，特别欣赏保罗的书信。他也旁览奥古斯丁的著作。凡所读的，深刻在心。他所经历的挣扎，使他更能领会神的话语。土壤已经耕松，不朽的种子深植其中。待史道笔离额富德时，黎明已经出现在路德心里！

可是工作尚未完毕，总院长开了路，还得一个谦卑的器皿来成全。年轻修士的良心，仍未找到安息。因着里面的挣扎和紧张，他的身体开始不支。他被病魔所袭，几乎死去。这在住院的第二年。当死亡临近之时，所有的惊惶恐怖，重新围攻他。自己的不洁，和神的圣洁，再度搅扰他。



某日正在失望中，一个老年的修士前来探病。路德向他敞开，倾诉他里面的恐惧。老人不能解释这些疑惑，但是他却知道救药。他领路德回头到幼时所学的使徒信经，温柔的念着：『我信罪得赦免。』『你不只应当相信大卫的罪和彼得的罪得了赦免，因为魔鬼也信。这是神的命令，我们相信我们的罪得了赦免。伯纳多(Bernaed)曾说过：圣灵在你里面所见证的，乃是你的罪已经赦免了。』晨星从路德的心中显现。恩典的话语一发出，相信的心就接受。他弃绝了一切的自义，无倚无靠的倚靠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的恩典。

路德住院已经两年，并在一五〇七年五月二日受封作神甫。翌年年底又被调到威腾堡大学(University of Wittenberg)任物理学和辩证学教授。在致友人的信内，他这样说：『蒙神恩佑得以平康，但我必须出力研究哲学。当我抵达威腾堡之门，就急切盼望能够改充神学教授；我所说的乃是果中取核，谷中取麦，骨中取髓的神学。事实如此，神总是神，人的判断难免错误；但这是出于神的，祂必永永远远用恩典慈爱引导我们。』然而他在课余，竭力研究希伯来文和希腊文，并兼读神学。于一五〇九年三月底，得着神学学士学位，受命专授圣经神学。

每日下午一时，路德在大学教授圣经，他先从诗篇入手，而后转到罗马人书。在他默想罗马人书之时，真理的亮光特别射入他的心里。在安静的房间内，他时常分出数小时，度读神的话。保罗的这封书信，摆在他面前。某次读到第一章17节，先知哈巴谷说：『义人必因信得生。』这句话，非常打动他。原来义人的生命和其他人不同；这个生命乃是信心的礼物。这个应许，把基督徒的生活秘诀，启示了他。多年后，在百忙之中，他仍旧听见：『义人必因信得生。』路德也在礼拜堂内讲道，听者蜂拥，不久他就名声斐然。

### 祂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（诗十八：16）

一五一〇年他奉派赴罗马作七个修院的代表，觐见教皇。这也是神所安排的，使他可以熟识罗马的情形。他满以为罗马乃是圣洁的中心，从威腾堡出发，南行越过亚尔卑斯山，刚下到意大利的富原，就发现惊人的丑事。在波河(Bo River)边，彭尼狄克派(Benedictines)的富贵修院招待这个穷修士。修院的富丽堂皇，衣着的华贵，和饮食的精致，使路德十分不解。云石、丝绸、和奢侈，给与威腾堡修院的穷修士何等的讽刺。他起初闭口不言，等到周五看见满桌肉食，就不禁说：『教会和教皇，岂不禁食这些东西么？』彭尼狄克派的修士大为不满，何来一个未开化的德国人胆敢责备他们。路德坚持不可，或竟准备公布这种不轨行为，使他们觉得灭口为妙。幸得司阁暗中警告速即离去，得以免死。当他抵伯罗拿(Bologna)就害了一场大病，几乎死去。当万念俱灰之时，『义人必因信得生』这句话照亮了他，使他重新得力，不久继续他的路程。

在意大利炎热之下，长途旅行，终于到达七山之城。当他瞥见世界之后，永远之城时，他的心何等兴奋，双膝跪下说：『圣罗马，我要向你致敬！』他足践古罗马帝国的废

墟，遍访各礼拜堂，相信一切所听见的，虔诚的奉行各种圣规，自念：『何等可惜，父母尚在世间！不然我可用弥撒、祷告，和许多善行，超度他们脱离炼狱之火！』他虽然已经得蒙光照，他的悟性还未全部脱离黑暗。他的心已经悔改，他的心思尚未更新。他有信和爱，还缺少知识。要脱出数世纪的黑暗，岂是容易！但是他在罗马看见神甫们的不虔不敬，修士不分高低，都犯这种毛病。他满想教堂是坚固高贵的，不料发现它的门扉破损，围墙火焚。他看见教堂的荒废，心中徬徨非凡。他所理想的是圣洁，所看见的是褻渎。他后来说：『我们越近罗马，所遇见的败坏基督徒也越多。有句俗语这样说：首次赴罗马寻找恶汉，二次遇见恶汉，三次与恶汉结伴。可是现在人太聪明了，三次并作一次了。』

他最初竭力遵守罗马教所命令的赎罪方式。一日盼望得着教会所应许的免罪，他卑怯的用双膝爬上彼拉多的梯子。据说，是神奇的由耶路撒冷迁来此地的。当他正在作这功德时，他想自己听见一个雷声，从他心的深处发出说：『义人必因信得生。』这句话已经两次临到他，如同神那里天使的声音一般，现在重新有力的向他发声。他在惊奇中站起，全身寒慄，自愧迷信之深，火速起来走避。这节经文在路德身上极有能力，真理常需反复申述，才能发生正当效果。路德纵使对罗马人书深有研究，因信称义的真理从未如此清楚。现在他领悟只有藉着这个义，方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。现在他举目仰望被钉的人子，从基督的手中，接受神赐给罪人的恩典。在路德身上，这是一个转折人生的时期。拯救他脱离死亡恐惧的信心，成了这人的中心神学当他在彼拉多梯子上，听见保罗在十五世纪前向罗马居民所传的话语，而站起身来之时，被罗马教所拘禁的真理，同时站起，不再仆倒。

让我们听路德自己怎样说：『我虽是一个圣洁无疵的修士，但我的良心却充满搅挠苦恼。我当不起「神的公义」这句话。我不爱这位圣洁、公义、刑罚罪人的神。我暗中向祂生气，怀恨地！因祂以律法和人生艰困，打搅我们这些被原罪所毁的可怜罪人！并且更以福音来增加我们的苦恼。但当我藉着神的灵明白福音话语之时，我认识罪人称义是本乎我主的白白恩怜，也因着相信，于是我觉得自己已经重生，犹如新人一般。我经过一扇敞开的大门，走入神的乐园。从此我别具眼光，来查考可爱的圣经。我阅读圣经，收集许多教导我关于属神工作的经句。过去我怎样厌恶「神的公义」，此时我开始宝贵并珍爱这些话，认是圣经中最甘甜安慰的话。真的，保罗的话，成了我进乐园的大门。』

### 我要追赶仇敌，并要追上他们（诗十八：37）

路德离别罗马，返回威腾堡，心中满了忧愁和忿怒。他嫌恶这座教皇大城，存着失望，转眼仰望圣经并神所应许的新生命。罗马教所失去的，圣经都替他加上。他脱离罗马，依附圣经。整个改教运动系于此举，是神不是人作了中心。史道笔这位总院长，似乎预感将要临到世界的大事，不断推崇路德。某日来院，把路德带到花园里，告诉他说：

『我的朋友！你现在必须作一个圣经博士。』路德受惊之余地，再三推辞说：『惟有圣灵才能使人成为神学博士阿！』经受各方压力，路德终于屈服。

一五一二年十月十八日，他宣誓说：『我誓必全力保卫福音真理。』翌日领神学博士衔。他现在是个圣经博士，而不是文学博士了，他的使命是专心研读圣经，而不是跟从人的遗传。他受大学侯君之托，奉皇帝教廷之名，慎重立誓在神面前，从此时起要赤忠传扬生命之道。这个誓成了路德改教的呼召。他觉得良心上负有圣责，自由查考而且勇敢传扬基督真理。当他后来看见全欧因着他所传扬的话震惊，罗马控诉，名人指摘，良心控告，群起攻击他，使他似乎摇动不支之时，他记起自己所立的誓，得以坚定不移。

在危急中他说：『我奉主名前进，我已将自己完全交托主手，祂的旨意成功！谁求祂叫我作博士呢？如是祂立我的！祂必支持我；否则，若祂后悔所行，让祂贬斥我就是了。所以这个灾难，并不吓倒我。我只求一件事，在祂呼召我作的一切事上得蒙神的喜悦。』

另有一次，他说：『凡没有神的呼召而作事的，就是寻求自己的荣耀。但是我马丁路德是被逼作博士的。罗马教想阻止我履行职分，可是祂已经看见结果如何，将来结局更惨。他们不克保卫自己，奉神的名，我决践踏猛狮，蹂躏龍蛇。这个工作，在我生时开路，在我死后成全。』

路德在教室里、在讲台上，传扬相信耶稣基督的道。他的教训流布极大的亮光。尤其在讲台上，他向一班如饥如渴的学生，显示神话语的丰富。据他著名的知己麦来赏说：『根据所有虔诚有学问人的判断，他那种解释圣经的方式，简直如用新鲜的晨光，照在黑暗中久眠的真理上。他指出律法和福音的不同。他驳斥当时盛行教会和学派的错误，说人是凭着自己的功德赚得赦罪的人，是藉着外面的修行得称义的。因此，他引领人心归向神的儿子。犹如施洗约翰，他解释罪是怎样因着神的儿子白白得赦。他未曾修改仪式，反而忠心的护卫学门内的成规，可是他竭力使人明白悔改赦罪，相信安稳的基本真理。虔诚人深受这种真理的感动，有学问的人也欢喜领受。我们可以说，基督、使徒、和先知，现在从不洁的地窖里释放出来了。』路德的教训带着权柄，因为他完全依靠圣经。同时他的生活又与所传的道相符。人知道这些讲论不单出于嘴唇，乃是出于里面，而且全部是实行的。

当时在德国人民中间，发生一件极骚扰的事。教会在地上开了一个大市场。从买者的成群结侣，卖者的叫喊戏谑。简直可以称为市墟。不同之点，在于摆摊的人是修士，兜售之货是灵魂的得救。这些推销员坐了漂亮的马车，带了三个骑士游历各地，生活阔绰奢华。走近城镇，先遣代表通知官长说：『神与圣父的恩已抵门前了。』立刻全城骚动。神甫、修士、修女、议员、学生、商人、男女老幼，都出来欢迎，各持点着的蜡烛，随着音乐钟声行进。交换敬礼后，行列向礼拜堂移进，教皇的恩谕放在鹅绒褥垫或金绣布帛上，当先开路。

其次是卖赎罪券的首席商人，手执大型红色木质十字架。全体在唱歌、祷告，香火中前进。风琴奏乐。欢迎修士、商人和他的随从入教堂。他先把十字架置在祭坛前，挂上教会的纹章。纹章留在十字架上多久，当地的圣品就得每日前来致敬。行伍中最引人注目的，乃是执红十字架的修士，他身披多明尼派 (Dominican) 的修士衣，举动傲慢非凡。他的声音嘹亮，似乎充满力量。他是戴子尔(Tetzel)，他走上讲台，用坚强的语气，向群众述说赎罪券的价值：『赎罪券是神最尊贵的礼物。这个十字架（指着红十字架）与耶稣基督所钉死的十字架，有同等赎罪的功效。来罢！我要给你们盖印的证书，甚至你想要犯的罪，也能得赦。没有甚么罪能大过赎罪券所能赎的；连得罪圣母马利亚的罪，也可得赦。只要他肯出钱，出相当数目的钱，一切都能赦免。试想每个致命罪(Mortal Sin),即认罪、悔改后，你还得在今生或在炼狱苦行(do penance)七年；你在一日内犯了多少致命罪！一周多少、一月多少、一年多少、一生又多少！唉！这些罪简直无数，引起无限炼狱之火。现在靠着这些赎罪券，你可以此生一劳永逸得着全部赦免，脱去所有刑罚。只有四种罪留给教皇裁决，其余一概可以宽免。赎罪券不只在活人身上有效！在死人身上也有效。因此，不需忏悔。神甫！贵族！商人！妻子！少年！处女！你们独不闻已过的父母朋友在深渊底喊叫着：我们受到可怖的刑罚！只要些少的捐输，就能拯救我们；你们有这力量，却不肯给！钱在箱底嘎嘎作声之时，灵魂逃出炼狱，飞入天堂。哦！愚昧粗笨的百姓啊！竟不晓得这种洪恩！现在天堂到处开门！为何抗拒不入呢？你准备何时进入呢？目前你可以救赎许多灵魂！硬颈无知的人啊！只要出十二枚佛罗棱 (Florin--金币名)，就可救他们脱离炼狱，而你竟然如此忘恩不救！我对你们宣告，如果你只有一件外衣，也当剥去换钱，使你蒙恩。主！我们的神，不再统治，祂将一切权柄都卸交教皇。你们可以知道为何圣主如此赐恩？这是为要重修圣彼得和圣保罗堂，使之举世无双。这个教会拥有圣使徒彼得和保罗的遗体，外加许多殉道者的尸体。这些圣体现在，唉！因着教堂目前建筑的情形，被雨淋、雹打、水浸、腐朽、受辱。唉！这些圣灰岂容长久陷泥泞贬谪中？』演说结束时，他手指投钱箱，喝叫三声：『带来，带来，带来！』然后归到钱箱旁，在众百姓之前，投下一块银钱，务使嘎嘎作声。

演说完毕，赎罪券买卖正式成交。群众围集听悔者的身边，每人手执一块银钱，开始认罪。认罪完了，涌至贩卖摊。主卖人观察来人的衣饰形态，决定各人该付的数目。按着等级购买普通赎罪券，君王、主教须付二十五枚德克 (Ducat--一金币，每枚约值美金两元两角八分)，侯爵、院长付十枚德克，贵族高级神甫和年俸达五百佛罗棱者付六枚，年入二百佛罗棱者一枚，其他半枚。至于特种罪恶，戴子尔另有规定：多妻罪，六枚德克；渎圣罪、伪证罪，九枚；谋杀罪，八枚；邪术罪，二枚。

下面乃是一张赎罪券的内容：『某某，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怜悯你，因着祂至圣的热情宽免你。我根据教廷所授的权力，解除你所招受一切宗教上的谴责、审判、和刑罚；并且宽恕你所犯任何越分的罪恶和过犯，不论大到何种程度，不管因何而生，即便留待我们至圣之父教皇和教廷裁决之罪，也一概赦免。我涂抹你在此时机可能招致的所有软弱、丑

行。我赦免你因此时机可能遭逢的一切惩罚。我重新恢复你，使你有分于教会的圣礼。我更新结合你与诸圣徒有交通，而且重行建立你在你当初受洗时所有的纯洁中。因此，死期来临到时，罪人所进入痛苦刑罚之门将向你关闭，而引入乐园之门要向你开启。你纵使多年不死，这恩继存不变，直到死期来临。奉父子圣灵的名。阿们！专使修士戴子尔约翰亲署。』何等的放肆，巧妙的将谎言混杂在圣洁属灵的辞句里！

某萨克森贵人，非常不满这种虚假，走近修士，问他有权赦免意向罪否，戴子尔答说：『当然，我从教皇得着全权可以赦免这罪。』贵人就说：『好罢！我想在我敌人身上报一小仇，但不致危害他的生命。你若给我一张保证的赎罪券，我就给你十枚克郎（Grown--货币名）。』几经交涉，最后决定三十枚克郎代价。不久修士离莱普西（Leipzig）。贵人和侍从埋伏在树林内，等戴子尔经过，攻击他，把他稍微打一顿，劫去满载银钱的赎罪券箱。戴子尔非常愤怒，上告法院，贵人出示他所签署的赎罪券，因此宣告无罪。

兜售修士商人的行动粗陋不轨。他们常用赎罪券支付脚夫、旅馆，和别种费用。依照当时情形，开发赎罪券，或赦四人、或赦五人不等。这些救恩证券在旅馆和市场上流行，如同纸币一般。众百姓评论说：『他们所讲的，从头至尾，光是付款付款而已！』

### 惟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行为完全的，祂是神（诗十八：32）

路德首次听见『戴子尔』之名，是在一五一六年。有人报告史道笔关于他兜售赎罪券的事，并且引他所用几句放肆的话。路德忿然感叹：『神若许可，我要在他的鼓底钻上一个洞。』萨克森的侯爵们愤恨这种卑陋的买卖，不准修士商人入境。因此，他在离威腾堡四里外的旧脱包（Juterbock）城兜售。无知的百姓蜂拥而往。当时路德还尊敬罗马教与教皇。他说：『我在那时是个修士，一个顶疯狂的教皇派，醉于罗马道理，甘愿杀害任何胆敢抗拒教皇最小命令的人。我是个扫罗，如今尚有许多这样的人。』可是他的心已经准备，便于接受一切真理，反对一切错误。『我是个青年博士，刚出熔炉，热心喜悦主的话语。』

某日，路德坐在威腾堡的忏悔室内。许多市民相继前来承认大罪，如同奸淫、放荡、高利放债、营私舞弊等罪。他就指责他们、教导他们。不料他们答说不拟离弃罪孽。这位虔诚的修士，受惊之下宣称，他们既不肯诚心悔过，他就不能赦免他们的罪。这此不满意的百姓，就拿出赎罪券来，争说他们是洁净的。于是路德答说，他与这些纸张无关，而且说：『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』他们喊叫抗议，然而博士不改初衷。他们必须停止行恶，学习作好，否则不得宽免。威腾堡的居民大起恐慌，赶快告诉戴子尔。戴子尔闻讯大怒，在讲台上竭力侮辱咒诅，而且在市场上数次举火恫吓人民说，他得教皇指令，有权火焚一切异端派，就是那些胆敢反抗至圣赎罪券的人。

路德如同牧人一般，看见羊群走入灭亡的路，就设法挽救他们。那时，他毫无改教之意。他已看见罗马和她的腐败，但是他并未起来攻击。他预感基督教受时弊重压呻吟，然而他并未想要矫正它们。他全无改教计划，犹如先前没有改己计划一样。是神要改革，拣选路德作器皿。他安静的执行他的职分，许多人向他打开他们的心。可是就在这里，邪恶开始攻击他，错误起来寻找他。它们不让他行使职分，所以他良心受到神话语的约束，发声反抗。岂非是神在呼召他么？反抗是责任，因此是正义。他必须说话。

诸圣节在威腾堡是个极重要的日子，凡在选帝侯(prince electors)所建之堂内认罪，必得丰富的赎罪。因此每届这个年节，朝圣者从各地会集。

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，节期的前一日，路德勇敢的走近礼拜堂，在大门上张贴九十五条反对赎罪券道理的标题。事前他并未通知选帝侯、史道笔，或任何亲信的朋友。在序言上，他申明发表这些标题的用意，是要将真理置于光天化日之下。他明白表示，在大学校答辩任何挑战。当时所激起的注意非常大，口口相传，不久全城震动起来。下面摘录一些标题，略示内容：

(一) 当我们的主耶稣说必须悔改之时，祂的意思乃是信徒在地上整个生活应当不断地继续的悔改。

(二) 这话决不能领会作神甫所施用之苦行圣礼，如同认罪和忏悔。

(四) 真真的苦行，乃是悔改和忧伤，出于一种自厌！直到他进入永生。

(六) 教皇绝不能赦罪，他只是宣布并印证神的赦免。凡超过这个的，定罪依旧变。

(八) 教会所定的苦行，单实施在活人身上，与已亡人毫无关系。

(廿一) 卖赎罪券的钦差犯了错误，因他们说教皇的赎罪券可以使人脱离一切刑罚，而且得救。

(廿七) 凡主张钱在坚箱嘎嘎作声时，灵魂就飞逸炼狱的，乃是传说人间荒谬。

(卅二) 凡幻想因赎罪券稳上天堂的，必与传这种道理的人同归灭亡。

(卅六) 凡真实悔罪的基督徒，无须赎罪券，即能享受罪刑的全部赦免。

(四十三) 我们应当教导基督徒，凡周济穷人，帮助困乏人的，比那购买赎罪券的，更为美好。

(四十五) 我们应当指示基督徒，凡不顾邻舍缺乏，而购买赎罪券的，并未获得教皇的赎罪，反而招致神的忿怒。

(六十二) 教会的真实，乃是神恩典和荣耀的福音。

(七十九) 凡说挂上教皇纹章的十字架与基督的十字架同样有效的，简直是亵渎。

(八十六) 有人说，教皇既富有天下，何不用自己的财富重修圣彼得堂，反要穷苦基督徒出钱呢？

(九十四) 我们勉励基督徒，殷勤跟随基督他们的元首，即赴汤蹈火亦所不顾。？

(九十五) 因为经历许多艰难进入天国，比藉着虚假的平安，得着肉体的安舒！更是美好。

路德在诸圣堂的大门上，张贴他的标题后，退入他的静室，无疑他心中充满了平安喜乐，因为奉主的名，为真理之故，已经采取了这个行动。这些标题纵然非常有力，却透露他仍旧坚信罗马教廷的权柄；可是在攻击赎罪券时，他不知不觉触到一些错误，久而久之必会使教皇的威权发生摇动。路德并无如此远大眼光，他只感觉所采步骤似乎过于大胆，责任催逼他冲淡慷慨之词，在不牺牲真理之下，将这些标题当作建议，征求指正，并在末了慎重申明，他无意违反圣经、教父，和罗马教廷一切政令。在晚年，当他静念这个勇举之时，他自觉惊奇，不晓得怎会开始。显然有一不见而大能的手，在带领他前进。他承认说：『我进入这个争执，毫无计划，全无知识或意向；我在不知不觉中被拖入漩涡，鉴察人心的神可以作我的见证。』

翌日，无人前来反驳。这种买卖到处被人诋毁，除了戴子尔和跟从他的人外，谁有厚颜来答辩。但是，这些标题必须广传，决不至留在学院廊下。消息如同闪电一般，传到各地。不到一个月，已经传到罗马。许多朝圣的香客不携赎罪券，反携标题回去。大家都阅读默想而且讨论。在大学内，在修院里，议论纷纷。虔诚人庆幸最后找到一人，胆敢起来任当这项艰巨凶险的工作。大众的良心，得着了满足。

可是许多朋友替他担心，也有许多人表示他们的嫌恶。那些指责攻击，当然使他受到影响。他的盼望，竟成泡影。他希望看见教会的领袖，和国内有名的学者，能够公开的支持他，然而结果不然。对他有好感的人，只在起初惊奇之时，吐露一二句嘉许。很多他所十分敬佩的人，竟然苛责他最厉害。他感觉自己在教会中的孤独。只手反抗罗马，独力打击顶天立地的罗马大厦。

谁能述说他当时的心境呢？他告诉我们说：『我开始这项工作之时，就充满恐惧战兢。当时我是谁呀？我是一个可怜可鄙的修士，宛如死人一般，我怎敢反抗教皇的尊严？在他面前岂只君王大地震慄？容我如此说，连天堂和阴间，都听他指挥！无人能知，在这两年，我里面所受的痛苦。我能说，我沉入何等的灰心失志中。当他们袖手旁观，留我一人在凶险中的时候，我并不快乐宁静，也无把握，因为那时我尚未晓得--感谢神--我现在所明白的事。果真也有许多虔诚的基督徒满意我的标题，而且非常重视它们，但是我并不认它们作为圣灵的工具，我仰望教皇、仰望红衣主教、神学家、律师、修士和神甫们；我盼望在他们身上看见圣灵的感应。可是，在我凭着圣经胜过他们的所有理由后，我最后藉着基督的恩典，在大苦闷中，超越了唯一控制我的理由，就是「要听教会；」因为从我的心底里，我尊重教皇的教会，认为是真教会。我比那些反对我的可耻腐化分子，更加诚心敬重罗马教。若我轻看教皇，如同这些心里藐视而嘴里称颂的人，我早就震颤，惟怕地立刻张开口，把我活活吞下，好象可拉和他的党徒一样。』可见当时路德的动机是何等的纯洁！改教不是人的政策，乃是神的能力。神的时候已经来到，这个工作无法停止，教会必须得着释放。

朋友的责备、懦弱、和沉默，虽使路德沮丧，仇敌的攻击却产生相反的结果。真理的仇敌想用强暴来达到他们的目的，竟然成全了神的旨意。戴子尔起来接受挑战，他不只辩庇赎罪券，而且也卫护教皇的权柄。争执之点突然改变，从赎罪券市场迁到教廷大殿，从戴子尔转到教皇身上。在多明尼派的讲台上，路德被称为疯人、骗子、和附鬼者。他们说：『再等二周，至多一个月，这个名声狼藉的异端者必被焚烧。』罗马也起来答覆了。教皇利奥十世（Leo X）认为『这不过是修士的争吵，最好的办法是不干预。写这些标题的，乃是个酒醉的德国人，等到酒香消逝，他就不这样讲了。』但是教廷的监察官麦曹利尼（Mazzolini）著论攻击，说，『他愿意知道这个马丁是否铁鼻铜头，不可击破』并称『凡不以罗马教会与罗马教皇的教训为信心无谬准则的，就是异端者。』路德不愿意引起罗马教廷的反对，他缄默了一个时期，最后驳复：神的话，神全部的话，只有神的话，乃是一切的准则，他相信教皇和教法会议都可能错误。

路德觉得他当年所写的标题常被误会，决意加以解释。他预备申说这些标题的根据和理由。他称之为『解释』（Resolutions），所用的语气非常婉和，一面修改冲淡那些特别刺激的章句，表示真实的谦卑，另一面勇敢的护卫所有的真理，显示不移的信心。他先确定悔改的真性说：『这个希腊字表明穿上新灵和新意，取一个新性情，因此你不再属地，而变成属天了。基督是精意的教师，不是字句的师傅。祂的话是灵、是生命。所以祂教训我们一个出於灵和真理的悔改，而不是那些外面的苦行，即高傲的罪人全无里面的谦卑，也可实施的苦行。祂所要的悔改，能够在各种生活环境里实行，在但以理所处巴比伦的荣华下，犹如在修士的法衣和乞丐的破衣下一般。』然后，他又继续：『我不管教皇喜不喜悦，他是人，如同别人一样。过去有许多教皇，不只喜欢错误罪恶，甚至中意更特殊的事物。我听教皇的话，当他所说的是在法典之内，根据法典而说，或者连同教法会议



发表什么规条，然而我不听他，若他凭着自己的私意说话。不然，我岂不象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，竟认犹流二世（Julius II）屠杀基督徒，也是温柔牧人对待基督羊群的善举呢？人绝不能成一基督徒，而竟没有基督；他若有基督，就同时有了所有属基督的。那给我们良心平安的，乃是：因信，我们的罪不再是我们的，都变成基督的了，因为神已将罪过归在祂身上；另一面，一切属基督的义，也都归给了我们，因为神乐意赐恩。基督按手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得蒙医治。祂用斗篷覆庇我们，我们就得蒙遮蔽，因为祂是永远可称颂的荣耀救主。』最后祂有所建议：『我愿意勇敢简洁的申说我的意见，教会需要一个革新，这不是教皇一个人，或大主教，和教法会议许多人的工作。这个工作必须全世界起来作，更正确的说，这个工作只有神才能作。至于何时开始这种革新，只有那位创造时间的神知道。堰堤已经崩裂，我们无力抑制洪水泛滥。』

那时路德对于教皇十分尊敬，他臆想利奥是个正直爱慕真理的人，因此他决意上书，表白态度。于一五一八年五月三十日，他拟就一函，请史道笔转陈。他向总院长表示：『我无意把你卷入危险，因我决心单独会战。耶稣基督必定鉴察，我所说的是出于祂的，或是出于我的。没有祂的许可，教皇焉能动舌？君王岂可决断？我用罗希霖（Reuchlin）答复那些恐吓我的人：那一贫如洗的人无所惧怕，因他无可损失。我既无私产又无金银，我也不想得着这些。过去我若有何尊荣、有何名声，愿那位开始剥夺我的成全他的工作。我所剩下的，只是一个风霜摧残的身体。他们无论用诡计或用暴力杀害我，但愿神得荣耀！他们这样作，仅仅缩短我一二小时的生命而已。我有一位可贵的救主，全能的大祭司，耶稣基督我的主，我已经够了。在我活着的日子，我必定赞美祂。别人若不参加赞美，于我何干？』

但是路德并不孤独。纵然他的信心无须人的支持，在他四围密集护卫他的人。德国百姓已经听见改革者的呼声。他的讲章和著作闪出亮光，照亮了同时代的人物。信心的能力，犹如烈火烧入冰冷的心殿。储藏在这人里面神的生命，苏醒了教会的僵体。百姓眷恋罗马迷信的心日渐冷淡；购买赎罪券的人愈来愈少，同时路德的声望继续增加。百姓转向他，向他致敬，认他为真理和自由的无畏台柱。

### 祂教导我的手能以争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（诗十八：34）

路德安详的等候消息。八月七日接到教皇谕旨，传他赴罗马受审，而主审人就是他的仇敌麦曹利尼。他说：『当我正在等候祝福之时，我望见晴天霹雳。我是只羊羔搅扰了豺狼的饮水。戴子尔逃逸，而我反被吞吃。』这个传唤惊动了威腾堡，路德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无法脱险。若去罗马，必落入仇敌手中。若是不去，必被判执拗；也不能逃逸，因为教廷使节已经接获命令要尽力挑唆皇帝诸侯反对路德。他的朋友们非常惊愕。

八日路德上书选帝侯的亲信教诲师史笔赖丁（Spalatin），请求在德国受审：『看哪！他们所布的是甚么陷阱，我简直被荆棘所围。但是基督活着而且统治着，他昨日今日

直到永远不改变。我的良心保证我，所传的是真理，纵然因着是我传说，显为更可厌。教害如同利百加的胎一般，孩子们必须相争，甚至危害母亲的生命。其他，求主不让我在这试炼中太过兴奋。愿神不把这罪归给他们。』因着选帝侯和威腾堡大学的请求，教皇指令教廷使节田惟吾就地审问？

在指令中教皇说：『接到指令后，当立刻传路德亲自出庭，检举并约束这个异端者，不得迟延。为此当借助于我们在基督里最可爱的儿子麦西密兰（Maximilian--当时德国皇帝）的臂力，并争取德国诸侯和各地权贵的帮助。若能得着这人当小心看管，押送我们这里。若他归回本位，自动央求宽恕大罪，你可收他归入圣母教会的怀抱里。假使他顽固不变，而你又无法得着他，我们授权给你，在德国各地夺去他法律上的保护，申斥革除一切不出力捕得路德和他党徒的权贵、城镇、和学堂。当然皇帝在外。苟有权贵、城镇、和学堂，收容路德和他的党徒，公开或秘密支持他，我们将他们一概置于停止令下，直到路德逃离三日后，才得行施圣职。任何平民不立刻顺服命令的，我们宣布他们丧失公权，不得享受任何法律权利，剥夺基督徒的葬礼，充公一切采地（即受封而得之地）。』这就是人所安排给路德的命运。罗马教皇用尽方法来毁灭他。他的倾覆似已无法避免，他怎能逃脱这种巨大的阴谋呢？可是罗马失策了，这个运动是出于神的灵的，岂受人的命令支配？罗马一面秘密的布置凶险，一面花言巧语的离间选帝侯和路德的关系，劝他自重，不要因恶修士丧失荣誉。

最后命令到达，传路德赴奥司堡（Augsbug）受审。他的朋友都求他不可前往，各方面传来可怖的情报，有人预备半路谋杀他。史道笔劝他暂避一时说：『照我看来，全世界都联合反抗真理，钉十字架的耶稣也曾这样被人恨恶。我觉得你无何希望，只有等候逼迫。不久人未得教皇许可，将不得查考圣经，从中学习耶稣基督，正如耶稣基督所吩咐的。你只有少数知己，而且这些人恐将受仇敌威胁，不敢支持你。最智慧的办法，莫如离开威腾堡，到我这里来暂避一时，我们可以生死相共。』

然而一切都不能摇动他。他决意忠心站在神所安排的岗位上。真理是藉着传扬而前进的，他怎可远走呢？他所乐意事奉和爱之生命的主，岂非说过：『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面前也必认他。』这句话不断在他心弦上弹着。在改教期内，他表示说：『我作了遍地相争相竞的人，如同耶利米一般。但是他们愈威吓，我愈喜乐。他们早已损毁我的荣誉名声。现在只剩一件，就是我的残躯。他们可以杀我，这不过缩短我数小时的生命而已，可是他们不能灭绝我的灵魂。凡欲向世界传扬基督话语的人，必须准备随时为主殉道。』

他离别威腾堡，走上往奥司堡的路，准备站在罗马使节面前受审，手中并无安全证，恐怕他是去送死的。然而他的信心，不是外面的装作，乃是一个实际，因此他有平安，毫无惧怕，奉万军之主的名，为福音作见证。沿途遇见不少朋友，有些鼓励他、有些

劝阻他。在他的信札上，可以看见他当时的心情：『我遇见一些卑怯的人，劝我不要去奥司堡，但是我已经决意前进。但愿主的旨意成全！即便在奥司堡，甚至在祂的仇敌中间，基督永远为王！但愿基督活着，让路德死去，也让一切罪人都照着所记的死去！愿我救恩的神被高举！再会罢！坚持固守，因为人若非被神所弃，就会被人所弃。神是真实的！人是虚谎的。』

十月七日黄昏，路德和他的两位朋友抵达奥司堡，憩息在奥古斯丁修院内。他觉得十分疲乏，但是很快就恢复了。无疑的，他的信心和活泼的心思，加速了身体的复原。

路德开始受审，田惟吾宣布教皇旨意说：『奉我们圣父教皇利奥十世之命，垂示三款：一，你该熟思认错，撤回一切错误建议和讲章；二，应许从此不再播散意见；三，平心自约，避免搅扰教会。』路德于是要求使节，指出他所犯的错误是什么。使节答说：『有二点你所提出的意见，必须当众撤回。第一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功德，并非赎罪券之根据；第二，接受圣礼的人必须先有信心。』这两点都给罗马买卖致命的打击。教皇若无权随私意分派救主的功德，人若不能购券得着无限的义，则纸券顿时丧失价值，配投纸篓内。至于圣礼亦复如此。赎罪券乃是罗马的特种营业，圣礼乃主要买卖，它们所生的利并非少数。若说必须有信心，就一切都得出于神，教皇无能为力。如此则罗马的投资和利润，都被剥削无存。

田惟吾引用教皇革利免（Clement）的豪语，和烦琐学派的意见，斥责路德的主张。路德愤于使节把罗马教视作权威，驳覆：『在如此重要的事上，我不能接受这些命令作为充分理由。因为它们曲解圣经，而且从不引经据典。』田惟吾答说：『教皇权柄高于一切。』路德速即答称：『圣经在外。』使节冷语：『圣经在外！你不知道教皇超越众会议么？他最近尚定罪刑罚巴斯勒会议（Council of Basle）呢。』博士宣称：『关于赎罪券只要指明我的错误何在，我极愿意接受改正。我们可以越过这事，而仍作好基督徒。但是在信心的条款上，我若稍微让步，不啻否认耶稣基督。我不能！我绝不退让，靠神恩典，我永不屈服。』田惟吾大怒说：『不管愿意不愿意，你今日必须撤回这条，否则我就根据这点定罪你的道理。』路德回答：『我无主意，只有主有旨意。愿祂随意待我。若我有四百个头，也愿全数斩去，胜如撤回所见证的信心。』田惟吾结论：『我来并非与你辩论。撤回，不然准备受刑。』第一日的交锋，到此暂告段落。

第二日情形并不好转，使节滔滔演说，十次路德想发表意见，都被阻止，只得要求书面复。十月十四日，路德重回使节面前，选帝侯的顾问们陪着。路德诵读所写，坚持原议，申明：『教皇并不高过神的话！乃是低于神的话。』田惟吾设法强辩，结果不能自圆其说。最后傲怒之下，叱斥说：『撤回，否则不得回来』路德弯腰鞠躬，退出大厅，回到修道院满心喜乐。他已尽了本分，神必负责其他。

谣言四起，对他不利的消息频频传来，但是路德屹立不动。有些福音上的知己前来探望他，他想到可能永远离别，建议一同擘饼纪念主。这一小组的人聚集，同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。当时他们里面的情绪何等难抑，这次可能末次与路德同领主晚餐。路德的心中却满了喜乐，因为世人正在厌弃他的时候，他的主竟然这样慈悲的接受他。当时的交通何等严肃！当晚的光景何其圣洁！路德住在城内，静候使节的消息，等了数天未见音讯，乃留言而去。

十月三十日路德重返威腾堡。他猜想终久必被逐出德国，就下笔作奥司堡会议的报告，留作他和罗马之间争执的证据。他遥见暴风雨将至，然而他并不惧怕。他天天等候意大利颁布的咒诅，决定预先把一切准备就绪。他说：『我已经卷起长袍，束紧腰带，准备离开，如同亚伯拉罕一样，不知何往；或该说，确知何往，因神是无所不在的。』

一五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他在威腾堡的基督圣体节堂（Chapel of Corpus Christi）发表言论，要求全教会开大会公断这事，而非由教皇一人裁决。他知道暴雨在酝酿中将近袭击，只有神能消散这种阴谋，然而他只该尽他的本分。他终必被逼离别威腾堡，可是他在事前应当提出严重抗议。因此他草拟了一篇抗议书，预备在罗马雷霆击打之时公布。不料承印人背约，私卖抗议书，以图厚利。路德十分恼怒，但是事已如此，抗议书流传各地。在书内他重申无意攻击教廷权柄：『然而鉴于教皇如同常人一般，可能作错，犯罪并撒谎，同时认为只有诉诸大会，方能脱离这无可抵御的不公，我才迫不得已采取这种步骤。』

### 祂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（诗十八：33）

一个新的演员登台了。神安排这个威腾堡的修士，与当时最有权力的君王会面。祂拣选一个君王统治极大部分的旧大陆，甚至势力及至新大陆，简直可说，在他广大的版图上从无日落。这人反对这个卑微的改教运动。旧帝麦西密兰已崩，查理五世（Charles V）登基。罗马决意在这时定罪这个教会自由的护卫人。路德非但攻击教皇的弊端，而且牵动了教皇本身的地位。在各方面怂恿之下，--伊克博士（Dr.Erk）尤其活跃，因他恼恨莱普西辩论的失败，--在一五二〇年六月十五日，圣学院（Sacred College）批准著名的训谕（Bull）。

罗马教皇以神的代理人，和教会元首的资格宣布说：『哦！主啊！兴起，兴起宣判，记起这个疯子不断堆积在你身上的谤渎！哦！彼得兴起！纪念你的圣洁罗马教会，众教会之母，并信仰之后！哦！保罗兴起，注意一个新的旁非利（Plrphyry）攻击你的道，和圣教皇我们的前辈。最后你们圣人之会也兴起，神的圣洁教会起来向全能的神说项。』随后教皇开始从路德的著作里，摘引四十一条恶毒的标题，其实这些都是福音的真理。例如：『新生命是至高的忏悔，』『焚烧异教徒实违反圣灵的旨意』等等。

教皇继续说：『训论公布后，诸主教当严格搜查马丁路德的著作，在修士面前公开严肃的付之于火。至于路德本人！我们已尽所能，仿效全能之神的恒久忍耐，仍旧准备接受他回到教会的怀抱中，因此给他六十天宽限，用书面经两位主教副署，表示反悔；否则亲身来罗马，表示完全顺服。在这时期内，他必须停止讲道、教训、和写作，并将他从前的著作全部付炬。假若在六十天期内不反悔，我们就此判定他和跟随他的人，为公开固执的异端者。』最后教会又宣布许多的革除、咒诅、和禁令，对付路德和其他的同人，指令逮捕接送罗马。

训谕已经公布，但数百年来罗马从未宣判。这是她失策的一件事。她的长臂随着判决，置人于死地。这个凶杀的信息，从七山之城迅速的传出，达到威腾堡修院内。教皇选定这个时候，因为新皇有种种理由献媚教皇，博取他的友谊，所以必定乐于牺牲一个无名的修士。利奥十世，红衣主教，及全罗马，都预祝胜利，幻想仇敌已在脚下。训谕传到德国，公然张贴各地，但并未产生期望的效果。众目注视威腾堡，路德并不踌躇，在同年十一月四日发表一篇『反对敌基督的训谕。』他说：『多少错误、多少欺诈，都借教会之名，借教皇无谬之说，爬进了可怜的百姓中间。多少灵魂因此丧失！多少血流溢！多少命谋害！多少国荒废！我晓得如何分别技巧和恶毒，我对于如此愚拙的恶毒无何好评。焚烧书籍！这件事孩童也能作，何况圣教父和他的博士们呢？他们应当表演一些更高的才能。同时任凭他们毁损我的著作罢！我岂存更高希望？我所盼望的，乃是领人归回圣经，使他们以后可以放弃我的著作。至伟大的神啊！他们若得着圣经的知识，何用我的任何写作呢？靠着神的恩典，我是自由的，教皇的训谕既不安慰我，又不惊恐我。我的力量和安慰是储藏在人鬼所都不能达到的地方。』

十二月十日在威腾堡大学校的墙上，贴着一张公告，邀请教授学生于早晨九时会集东门。许多博士和学生聚集，路德手执教皇训谕说：『你既激恼神的圣者，愿永火也激恼并消灭你。』于是他把训谕投入火内。从此宣布与罗马教皇和罗马教会脱离关系。

### 我藉着祢冲入敌军，藉着我的神跳过墙垣（诗十八：29）

一个重要的国会议即将开幕，这是查理登基后第一次的会议。会场设在沃姆斯（Worms），日期订于一五二一年正月六日。从未有如此众多显要出席会议，一面果然有不少重要的事待决，另一面大众的注意集中在改教连动这件事上。世界的政治竟在威腾堡修士的主张前失色。教廷使节千方挑唆查理执行教皇训谕，但是选帝侯弗莱德烈（Frederick of Saxony）坚持须给路德机会答辩。诸侯虽大部分愿意出卖路德，但对于教皇亦无好感。最后查理决定宣召路德来沃姆斯，并且发给他安全证。

这时已经三月二十四日了，皇谕传到路德寄宿之处。他门朋友们惊惶起来，只有路德十分镇静。他看见朋友的焦急，即说：『教皇派并不希望我去沃姆斯，他们所要的是判决我、治死我。这有何妨呢？不要为我祷告，要为神的话祷告。在我的血未干之前，全世

界数千人将负流这血的罪！基督至圣的仇敌，教父，杀人之王，坚要流我的血。由他罢！但愿神的旨意成全！基督必将祂的灵赐给我，得胜这些错误的使者。我活时蔑视他们，死时胜过他们。他们在沃姆斯忙于逼我撤回；这是我的撤回：从前我说教皇是基督的代表，现在我断言他是我主的仇敌、是魔鬼的使者。』

四月二日路旁启程，他回顾麦莱赏，情感激动的说：『我亲爱的弟兄：万一我不得回来，仇敌置我死地，你当继续教训，在真理上站稳。你替我劳苦，因我已不能工作了。只要你还存活，我死也无妨。』他藉着祷告，把麦莱赏交托在那位信实的主手里，然后上车离别威腾堡。经过额富德，在主日对众人讲道。在全篇讲章内，并无只字提到自己，也从不暗示他当时所处的环境，更不提起沃姆斯、查理、或教廷使节。他传扬基督，只传扬基督。当全世界的视线集中于他之时，他完全不想到自己。这就是神真实仆人的印记。

路德应召前来的消息传到沃姆斯，教皇派的人惊恐非凡，他们设计阻止他入城，然而路德答说：『我当继续前进，我必须往召我所去之地。』他的朋友史笔赖丁看见沃姆斯城内充满仇敌，而且听说异端者所持的安全证不必尊重，也打发使者劝他不可入城；但是路德并不气馁，转向使者说：『去告诉你的主人，即便沃姆斯的魔鬼如同屋面瓦片之多，我照旧进去！』

四月十六日早晨，路德望见城墙。许多人在等候他。前面是皇帝使臣，全副束装，骑马当先。后面是路德坐在一辆质朴的车内。两旁围看一些人。将近中午入城，人命愈集愈多，几乎无法进行。最后到达禄德旅馆（Hotel of the Knights of Rhades）。他下车就说：『神是我的保障。』合城的人都要看他。有人说他是才子、有人说他是异端者。访问的人不绝直到夜深才得休息。

次日，四月十七日，规定下午四时觐见皇帝。一切准备就绪，他将为着耶稣基督站立在世上最严肃的会众面前。典礼官前来接他，街上人山人海不能通行，只得经私人住宅绕往会场。屋顶街道都充满了观众。走近大厅正门，遇见一位著名的勇士，拍他的肩膀，摇摇头慈仁的说：『可怜的修士！可怜的修士！你现在进入比我或任何将军所经过的更残酷争战。只要正义在你这边，你可以放心，奉神的名前进，不必惧怕！神必不撇弃你！』大门洞开，路德进入，面对会众。有二百零四人参加会议，其中有查理五世和他的兄弟弗狄南大公爵（Arch duke Ferdinand），六位选帝侯，二十四位公爵，八位侯爵，三十位大主教、主教和院长，七位大使，十座自由城市的代表，许多王子爵士，及教皇的使臣。

有些侯卿看见曼斯费特矿工儿子当时的情绪，温柔的接近他，其中之一安慰他说：『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。』又有一位接着说：『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……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』卫士们替他开路，他前进直到站在查理五世皇座前。这样严肃的会议，起初眩惑他，威胁了他。众目都凝视着地。然而不久惶

惑逐渐消散，一切归于寂静。典礼官关照，未经询问，不可作声。因此路德单独站立，默不言语。

沉静一时，皇廷发言人朗声说：『马丁路德，神圣无敌的皇上，根据神圣罗马帝国诸侯的建议，召你前来有所问答：第一，你承认这些书籍是你所写否？』说时手指摆在大厅中间桌上的二十本书籍。『第二，你准备撤回这些书籍和其中内容，或者你仍坚持书中原议？』

路德先后用拉丁文和德文答覆说：『至圣皇上和诸侯们：关于第一问，我承认那些刚才读出的书名，是我写的，我不能否认。至于第二问，有关信仰和灵魂得救，天地间至宝神的话语十分重视这事，我不能未经考虑草率答复，免得我言有不及或超过之患，以致犯了基督所说：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」故此，我谦卑的请求皇上，给我时日，使我所答不致违反神的话语。』查理五世与大会，决议给予一日宽限。路德重返旅馆。

四月十八日早晨，他进入试炼中间，神的脸似乎向他隐藏。他的信心软化，他的仇敌加增，他的幻想吓人，他的魂犹如在暴风狂浪颠沛中的小舟，忽而下沉海底，忽而上升诸天。在这极忧急之时，他喝了基督所喝的杯。那时如同一个小的客西马尼园，他仆倒在地上，断续吐出呼喊，从灵里的深处，上达神的宝座。『哦！全能永远的神！这世界何等可怕！看哪！祂张口要吞吃我，而我向祂的信靠竟如此微小。……肉体何其软弱，撒但何等有力！若我倚靠今世能力，一切完了！……我的末时已到，我的判决已经公布！哦！神啊！哦！神啊！……神啊！求祂帮助我胜过世界的一切智慧！起来作罢！神应当这样作！……只有祂，……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工作，乃是祂的工作。我在此何争？我与这些属世大人物并无争执。我希望我的年日平安快乐度过。但是，这是祂的大义，……是个永远的正义。哦！主啊！帮助我！信实不变的神阿！我不倚靠任何人，那都是虚空无益的！凡出于人的都不稳当；从人来的终必倒塌。……哦！神！我的神啊！祂不应允我么？……我的神！祂是死的？不！祂不会死！祂不过隐藏自己！祂拣选我作这工。我深深知道这个！所以起来作罢！哦！神……为着祂亲爱的耶稣基督，站在我的旁边；祂是我的保障、我的盾牌、我的高台。』

他在寂静中挣扎了一会，又继续祷告说：『主啊！祂住在何处？……哦！我的神！祂在何方？……来罢！来罢！我已准备好了！……我已准备为着祂你的真理丧失生命……温柔如同羊羔一般。因为这是正义--这是出于祂的！我绝不与祂分离，或在今生或在永世！……纵深世界充满魔鬼--纵然我的残躯，就是祂指头所作成的，被杀尸陈路上，切成碎块，磨成灰末……我的灵魂仍旧属于祂！……是的，我有祂话语的印证。我的灵魂是属于祂的！我要永远与祂同住。……阿们！……哦！神啊！帮助我！……阿们！』

他这样祷告之后，就得着了里面的安息。非此人无法完成大事。于是他阅读圣经，翻查他的著作，预备复词。想到他快要在皇帝和帝国面前，为耶稣基督并祂的话语作见证，使他心中满了喜乐。觐见的时间不远了，他把打开在桌子上的圣经拿过来，满了情绪，左手按在圣卷上，右手向天举起，立誓忠于福音，坦白承认所信，即便需要血证亦所不惜。此后他觉得更加平安。

四时传令官前来引导他赴会场。众百姓的好奇更加激起，因为今日的答复是决定性的。会议尚未结束，路德只得在院中等候，四围的人蜂拥着他。足有二小时之久，他站在人海中。他承认说：『我完全不惯于这种喧哗骚扰。』这种环境非常不利，但是神与路德同在，他的容貌庄严，态度镇静；永生之神已把他高置在磐石上。夜渐下降，火把燃起，最后被召入厅。这时他非常安祥坚刚，全无失措之感。他的祷告已蒙垂听。他站在查理五世面前。

皇廷发言人开始说：『马丁路德！昨日所求之宽限已经满期，此举本属多余，因各人均应常作准备，答覆一切关于信心的问题，何况你这位对于圣经有高深研究的博士？……所以现在你当答复皇上的询问，他待你显出十分恩情，你要辩护你的全部著作，或准备撤回一部分？』

于是路德谦卑的回答，他并不高声喊叫，也不激烈陈词，只是慎重温和的述说，语气带着喜乐和坚定。『至尊皇帝和诸位显要，我遵照昨日命令站立皇前，因神的诸般恩慈，我恳请你们垂听辩护，因我确信这是正义。若我无知触犯朝廷礼仪，尚祈见宥，因为我并非生长帝王宫中，反养育在幽僻的修院内。昨日所询两问，首问我已答复，而且维持原议。至于第二问：我所写的，涉及不同题目。有些论到信心和善行，内容纯洁，合乎圣经，即使我的仇敌也无法非难，反而承认这些著作相当有益，值得虔诚人的阅读。教皇的训谕，纵然言辞猛烈，也承认这点。因此我若撤回这些，我成了何种人？……可怜的人！在人类中，我竟独自放弃友仇共赞的真理，以致反对了全世界所引以为荣的。第二，我也写着非难教廷，我攻击那些用假道理、败坏生活、或恶榜样，扰害基督教的世界，而且毁损身体与灵魂的人。凡敬畏神的人，都有同感，都能印证这事。教皇的法律，与人为的道理，岂不缠累骚扰信徒的良心？罗马的喊叫，和不断的勒索，岂不吞灭了基督教世界的财富？尤其剥夺了这个显要国家的富源！这些都有确实无误的证据。我若撤回这些，岂非助桀为虐，拔去水闸，任由不敬不虔泛滥地面么？如此，则狂浪势将激起，傲慢人必然加增，霸道更加横行压在基督徒身上的重轭，将因我的撤回，越发加重，而且也因着这个撤回，显为合法，得着至尊皇帝和神圣帝国诸参赞的批准。慈仁的神啊！这样我将变成一件凶袍掩蔽各种险恶残害！……最后，我会著书，反对那些维护罗马霸道，并毁损信心的人。我坦白承认，或者对待他们过于严厉，超越了我的身分。』



『可是，我仅是普通的人，并非神，所以我要为自己辩护，基督也会辩护。祂说：「我若说的不是，你可以指证那不是。」（约十八：23）我既不过是尘灰，极易迷路，岂不切望众人直陈反对我所传的理由，因此缘故！至尊皇帝和诸位显要，我恳求你们，靠着神的恩慈，从先知和使徒的书信里，证明我错在何处？我一经说服，立刻撤回错误，首先下手焚烧我的著作。我所说的，盼望足够指明我已经仔细考虑所处的凶险；然而我非但毫不沮丧，反而欢喜看见福音在今日仍是争执焦点，如同古时一样。这是福音的性质，这是神话的命运。耶稣基督说：「我来，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」（太十：34）神的计划奇妙又可畏；要小心免得臆测扑灭分歧，竟至逼迫神的圣言，招致大灾，今日祸患和永远荒废……你们该畏惧，免使众望所寄的少年尊贵王子，陷入恶运。我可以从神的圣言内，援引许多例证。我能申说法老、巴比伦诸王和以色列众王，如何寻求人的意见，巩固疆土，虽在表面上这些建议相当贤明，而结果反成毁灭。「祂（神）发怒，把山翻倒挪移，山并不知觉。」（伯九：15）我这样陈词，非因诸位显要需我忠告，惟愿薄尽棉力，有所报效。故此，我将自己交在至尊皇帝和诸位显要手里，谦卑请求，不要容仇敌倾覆愤恨，因我实在无辜。』言毕稍停，又用拉丁文重述一遍。

皇廷发言人勃然大怒说：『你尚未答复所问。你被传非为辩论教法会议的决议，乃为简洁答复所问。你是否撤回？』路德毫无踌躇的答说：『你们既然要我简洁答复，我的答复在此：我不能把我的信心，置于教皇，或教法会议之下，因为他们时常错误，而且彼此矛盾，似画之明，无容讳言。所以除非用圣经的见证，或清楚的悟性说服我，除非我被所引的经节感化，以致我的良心受到神的话语约束，我不能也不愿撤回，因为基督徒违反良心说话，是不稳当的』他就目光四射，遍视会众，--他的生命执在他们手中，--说：『我坚持，我不能偏离左右；因神帮助我！阿们！』

会众大为吃惊，很多侯卿无法掩饰他们的钦佩。皇帝惊定后，喊说：『这个修士说话胆大气壮。』西班牙和意大利人，起先感觉迷惘，后来往往嘲笑他们所不了解的伟大。发言人就说：『你若不撤回，皇帝和帝国参赞将会商如何处置怙恶不悛的异端者。』路德的朋友都开始震慄，然而路德重复说：『愿神作我的帮助；因为我不能撤回任何一点。』此后他被引退，侯卿们开始议论。大家感觉这是基督教国的重要关头。这个修士的『是』，与『否』，可能决定教会和世界数世纪的命运。他的仇敌欲恐吓他，结果反而高抬了他。他们想广布他的失败，反而增荣他的胜利。罗马党徒不甘屈服。因此重召路德入内，发言人又说：『马丁，你说话并未持守身分。关于你著作的分类实属无益；因为你只要撤回含有错误的书籍，皇帝就不容其余付炬。你恢复康士坦丁会议（General Counsel of Constance）所定罪的异端，竟要求用圣经反驳，实太放肆。因此皇帝要你爽直答复，是或否到底欲维持原议，或者部分撤回？』路德安静的答说：『除了业经答复的，我并无其他意见。』他的意思是清楚的。人海冲激他，他如巨石屹立不动。他的话语有力、他的态度勇敢、他的目光尖锐、他的容貌坚定，这些都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妥协的希望已经消

失。修士已经征服世上的巨头。他已经说了『不』。查理五世站起来，全体起立。发言人宣称：『会议明日继续举行，听候皇帝判词。』

次日皇帝在会议中，命令宣读他亲手起草的文件『我决意效法祖先，他们都以护卫罗马信仰著称。一个修士，放荡淫佚，胆敢反抗基督教国信仰。为着阻止这种不虔，我不惜牺牲帝国、财宝、朋友、身体、血液、灵魂和生命。我将遣散这个奥古斯丁派的路德，禁止他骚扰百姓；然后我要以顽固异端者的罪名，对付他和他的从者，用革除、禁令和其他方式毁灭他们。我嘱咐国内诸侯遵照教规而行。』这个文件并不取悦众人，因为查理年轻草率，未照常规先征求大会意见，立刻发生两种意见：教皇派主张不必尊重安全证，另外的人坚持不可失信。衡量各种因素后，皇帝决定遵守诺言，并在三日后下令路德出境，限在二十一天内返乡，沿途不得传道或写作，扰乱治安。

路德清楚看见，这不过是定罪的开始。他温柔的答说：『主若愿意，但愿主名得称赞！』又加上说：『我要首先诚心感激皇上、选帝侯、诸侯、和帝国参赞，垂听我的申诉。我愿意，也只愿一件事，就是教会照着圣经有所改革。我准备降服皇上旨意，忍受一切。生或死，美名或恶名，这些对我并无不同。我只保留一件事，即传福音，因为保罗说过：「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。」』

四月二十六日，周五早晨，路德的朋友聚集在旅馆内。他们都因他的坚定而欢喜，愿意与他作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再会。他们一同聚餐。路德愿意在这严肃时刻，进到神面前去。他倾心祷告，求神祝福那些与他同站的人。钟鸣十下，他和同来沃姆斯的朋友离开旅馆，在群众拥挤之中出城而去。这样他逃出了沃姆斯城墙，他的葬身之地。他全心归荣耀于神。并说：『魔鬼亲自防卫教皇、城堡，但是基督开辟一条大道，使撒但不得不承认主比牠更有能力。』

不久皇帝敕令正式颁布，传达各地。敕令内容如下：『我查理五世，谕诸选帝侯，及一切有关人等。全能者既将护卫圣洁信仰之职托付我们，赐给我们较诸先祖更广疆界，更大权柄，我们决意竭尽棉力，阻止神圣帝国受异端污辱。奥古斯丁派修士马丁路德，曾经各方劝诱，仍旧执迷不醒，犹如疯子直冲我们圣教会，试用充满谤渎的书籍毁损教会。他竟无耻的玷污神圣婚姻不朽之律，他曾挑唆俗人流修士之血，他大胆藐视一切权威，不断鼓励人民谋反、离间、战争、凶杀、抢劫、和纵火，使基督教信仰归荒芜。简而言之，不说其他恶行，这人实非人类，乃撒但披上修士衣，藏在人形之内，集过去一切至毒异端之大成，又加上自创的新邪说。因此我们把他驱逐出去，待安全证期满，命令各地立刻采取有效手段，阻抑他的疯狂，我们禁止你们保护他、隐匿他，供给他饮食，用言语或行动，公开或秘密支持他。凡违反这命令的，必招致叛国罪刑。我们再命令你们褫捕他，押送皇前，或严守待令。凡完成如此神圣工作的，必受大赏。至于他的从者，一概予以褫捕、监禁，并没收他们的产业。关于他的著作！一滴毒汁调入滋养内，尚被众人呕吐，何

况书内含有危害灵魂毒素，岂不更应当拒绝，而且毁灭？所以你们该焚烧之、毁灭之。至于一切缮写、绘画，或买卖攻击教皇或教会的报纸、文件，或图画的人，你们都该加以褫捕、没收财产、随意处理。凡敢违反皇令的，不论身分，一概剥夺公权。仰全国军民一体遵照，此令。』这就是在沃姆斯大礼拜堂内，签署的敕令。罗马的训谕，虽在意大利颁布，无法在德国执行。现在皇帝亲自下令，使情形转得非常严重。教皇派得意非凡，认为悲剧从此可以结束。

### 祂又领我到宽阔之地，祂救援我因祂喜悦我（诗十八：19）

当敕令颁布之晚，路德抵达故乡，与他的亲戚欢叙一天。第二日继续上路，由友人爱姆斯道夫（Amsdorff）和兄弟雅各（James）陪行。他们沿着土陵嘉（Thuringia）的森林，走在引到华塔秀山（Wartarshusen）的路上。正经过一块凹地之时，突然听见响声，五个蒙面骑士，全身披甲，袭击他们。雅各一见来人，赶快跳下马车，飞奔逃逸，不敢出声。御夫拟予抵抗，被来人叱斥，投于地上。另一蒙面骑士抓住爱姆斯道夫，把他拖开。其余三人捉住路德。那时路德维持镇静，默不作声。他们用力把他拖下马车，给他披上一件军袍，放他在一匹骏马上。这时其他两人离开爱姆斯和御夫，五人跃上马鞍，鞭长而去。他们在森林里绕行，忽前忽后，使人无法追踪。路德不惯骑马，不久就疲惫不堪。他们准他倒在树旁稍息，而且从附近泉源饮水。雅各奔入华塔秀山城，爱姆斯与御夫冲进威腾堡，立刻博士被劫的消息传遍附近各城镇。虽有少数人欣喜，大众感觉震怒。不久全德满了哀声：『路德落入敌手了！』

路德经过剧战后，神乐意引他到可安歇的地方。他在威腾堡发挥最高灵力后，神给他一个隐匿退修的机会。神从螫居中提召软弱器皿，准许他闪耀一时，重新归入隐晦。改教运动并非在喧赫中完成，神的灵采取更平静的方策。罗马竭力逼迫的人，必须暂时失踪，免得改教运动染上个人英雄色彩。人必须退出，使神藉着祂的灵可以单独运行在水面上，在这中世纪的黑暗上，吩咐光显出来。

天色已晚，无人能追踪而来，路德的守卫另拣新路。半夜前一小时到达山脚下。骏马慢慢爬山。在山顶上有座古旧城堡，四围都是漆黑森林，只有一条路引入堡内。路德被引进华德堡古城（Wartburg），他们替他换上武士戎装，叫他留长须发，使人不能认识他。他们给他一个新名，叫作『**乔治爵士**』。『在那里博士深居简出，如同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一般。』原来路德的朋友，认定必须暂时软禁他，避免查理和教皇的怒锋。这个诱拐，计划得非常稠密，甚至弗莱德列选帝侯也很久不知道路德藏在何处。改教运动内的弟兄们忧急万分。春季过去，夏秋冬来而复逝，太阳绕道一周，而华德堡的围墙紧闭着囚犯。真理受到敕令申斥，辩护人被壁垒禁闭，从世界舞台失踪，不知去向。**教皇派得势，改教运动眼看失败。然而神在宝座上，这个打击反而保护了路德的命，越发推广了真理的光。**

德国震动起来，谣言纷纷。教皇派的修士们起初兴高采烈，以为这人一死，胜利在望，然而不久他们都巴不得远走高飞，因为当不起百姓的忿怒。甚至有人建议：『惟一挽救我们的办法，就是打起火把，遍地寻觅，把路德还给国家。』敕令的效果小得不可思议，全国更加热诚吸收这个新的道理。

路德起初乐于休息，享受多年未曾有过的悠闲。他可以在城堡内自由运动，只是不得出城。他四顾城墙，仰天呼喊：『我是一个怪犯，经我同意又未经同意的囚犯！』他得着机会，安静默想神的话语，非为争辩材料，而为生命滋养与神交通，使他更加谦卑脱离了紧张生活中容易犯的罪。有时他坐在城里整天静思，许多事挤入他的幻想。不久他被病魔缠绕，一则受沃姆斯日子的影响，二则经不起佳肴，因他惯于粗食。他整夜不睡，心思的纷纭加上身体的疼痛。他说：『夜深坐在房内呻吟，如同妇人在产难中一般；撕裂、创伤、和流血……。』忽而想到他的苦难乃是神变相的祝福，就不再诉苦，满了情爱，喊说：『哦！基督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祢竟留给我十字架的记号！』忽而又向自己发怒，叫说：『我真是一个硬心的疯人！我有祸了！我很少祷告，我很少与主摔跤，我竟不为神的教会呻吟！我不灵里火热，反而情欲着火，我懒惰、沉睡、和悠游。』可是路德所认作急情的，实在已经超过了常人所为的。

他在五月十四日写着：『我在这里整天懒惰享福。我阅读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圣经；我用德文缮写一篇关于耳闻认罪的论文；我准备所需之物从威腾堡寄到后，继续翻译诗篇。我简直是不停的写作。』这不过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已。

他的仇敌以为他若未死去，至少也已隔绝，不料大批著作连续从华德堡发出，改教者的号召到处受到剧烈欢迎。将近一年之久，他从山地隐退处指挥、激励、责备、并攻击，使仇敌惊奇这种超人的力量。因看身体的软弱，他得着准许，可以在城堡附近活动。这时另有一件事在他心中挣扎。他已经践踏罗马和她的弊端，但是他尚未放弃修士生活。他看见修院修道，完全违反蒙恩得救的原则，因为修士生活全部根据于人的功德。他觉得这件事干涉到基督的荣耀。他仿佛听见一个声音不断在他的良心里说：『修士生活必须推翻！』他说：『教会纯洁无污的保守因信称义的道理多久，人就多少时不能作修士，』路德从此就不再作修士！

时候已到，改教运动已经不是神学上的争论，而成为人民生活上的要素。然而促成这种运动的主要武器尚未问世。这威力无敌的武器，要攻陷罗马的高墙，赐给人类一种新的感觉。在华德堡的古城内，完成了它的建造，待路德脱囚之日，正式露面。路德蒙召，把神的圣言交在百姓手里。那位引导约翰上拔摩海岛记启示的神，也同样的在禁闭路德的华德堡内翻译圣经。他早先已经断片的翻译了一些，那七篇忏悔诗篇，就是他的初作。施洗约翰，基督自己，和改教运动，都以号召悔改为根基。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。这些译作受到大众欢迎，纷纷要求更多供应。他认为百姓的声音内包含着神的声音，所以决意应

召。现在被囚高墙内，尚待何时？他就利用空闲的时间，把神的话语译成德文。他说：

『巴不得这本圣书译成各种方言，放在各人手里，摆在各人眼前，读到各人耳中，进入各人心里！』又说：『圣经不带注解犹如太阳，使众教师直接得着亮光。』这是改教运动的重要时机。圣经问世，路德退隐。神显现，人就失踪。改教者把这本圣书交于人手，从此每人可以直接听见神的呼声。路德退进人群，与众人一同支取生命亮光。

在翻译圣经之时，他得着了急需的安慰和力量，但是孤单软弱，仇敌的压力，朋友的过激，眼看生命消磨在古堡的隐翳中，使他有时不免发生剧烈的挣扎。撒但的攻击，也十分真切。某日据说，当他在翻译新约的时候，他看见撒但如同狮子在他四围吼叫，快跃起扑来，他在惊怒之下，拿起墨水瓶架，向撒但头上掷去。影儿就消逝，墨架打在墙上，裂成碎片。

### 耶和華是活神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（诗十八：46）

在威腾堡的火焰愈烧愈炽。从华德堡的高处，路德看见空中不时有异光飞逝，表示蹂躏。有假先知兴起，诱惑人偏离真道。他岂不应当投入火心，扑灭这种野火？不理仇敌的阴谋，不顾选帝侯的要求，他有更重要的事该作，就是辩明福音。因此在三月三日他离别华德堡，七日冒险进入威腾堡。大学教授和学生，及城内百姓热烈欢迎他。他不用暴力压制骚扰，只用神的话劝诱百姓。他说：『我们必须用神的话来争战，藉着神的话推翻毁灭那些凭着强暴所建立的。我不用暴力来对付迷信和不信。相信的人可来！不信的人可去！绝不强迫人，因为自由乃是信仰的根基。』未几日，合城重归平静安稳。

担任印新约圣经的人显出空前的热诚，个个工人觉得工作的重要性。三部机器不停的开动，日印一万张。最后，在一五二二年 二十一日，已有三千本印竣。封面上只有『**德文新约圣经，威腾堡发行**』，全无人名在上。售价公道，务使人手一册。新译采用新生的德语，活泼有力，美丽动人。神的书成了百姓的书。短期内全部售罄，十二月再版问世。至一五三三年，单在威腾堡已经发行第十七版，别地印行四十一版。当首版新约付印之时，路德开始翻译旧约。这项工作自一五二二年开始，未曾间断。边译边印，以供急需。

伟大的运动继续前进，每天都有新的进展，村城镇人都起来承认耶稣基督的名。纵有无情的反对，可怖的逼迫，似乎另有一种神秘的能力推动百姓向前，无法阻抑。受迫的人冲过放逐、监禁、和火焚，淹没了侵害他们的人。在全德国境内，有许多修士投入福音大道。更多神甫开始传扬新道。无数城镇乡村阅读路德的著作，甚至教师在晚间炉边向听众朗读。他们起来查考圣经，有新鲜的亮光照入他们里面。逼迫时常分散信徒，他们离开家乡，漂泊异地，寄人篱下，趁机宣扬真理，朗读圣经。有时经过新识的朋友介绍，得在教堂内公开讲道，当然接着爱火燃起，人用尽方法想扑灭这火。他们不得在礼拜堂内讲，

就利用坟场、树荫，或任何地点作会场。女子、孩童、工匠、兵士，竟然比大学内的博士和祭坛边的神甫更熟悉圣经。

从威腾堡发出的光，照耀了整个帝国，发扬光大，推及全欧，影响全基督教国。圣经在威腾堡是无上权威，大家顺服神的圣言。当路德初初起来抗拒戴子尔的时候，他并未预见这种结果。因此他俯伏在他所敬拜的神面前，承认这个工作是出于神的，欣慰胜利是命定的。他说：『我们的仇敌用死来恫吓我们，假若他们有够多智慧如同愚昧一样，他们必要相反的用话来威胁我们。何等荒谬凌辱，竟然用死来恐吓基督和基督徒，其实他们早已胜过死亡！这无异替人置鞍，扶人上马，还以为是恐吓他呢？他们岂不知道基督已从死里复活了么？在他们的眼中，祂仍旧躺在坟墓里；不，竟以为祂在阴间里呢！但是我们晓得祂是活着的。』为着人误认他是改教运动的发起人，他感觉忧虑，因他明明看见神的手在最小的事上。他说：『许多人因我而信。但是那真真相信的，纵然他们听见我否认了耶稣基督（神必不允许这事），仍旧继续忠心。真的门徒不是相信路德，乃是相信耶稣基督。连我自己，也对路德无所谓。他是圣人或是恶人，与我何关？我并非传扬他，乃是传扬基督。假如魔鬼能够得着他，由他就是了。然而基督与我们同在，因此我们也必站住。』

这个不只是一个外面的运动，在人里面的深处也起了一种变化。基督徒重新学习相爱、赦免、祷告、受苦，甚至为真理而死。教会经历了一种荣化。基督教挣断了长久捆绑她的绳索，进入生命活力里。那只创造大地的手转向了世界，福音重现在邦国，纵有神甫、君王竭力反抗，依旧加速前进，犹如洪水泛滥地面，人力无法抑制。

### 祢把祢的救恩给我作盾牌.....祢的温和使我为大（诗十八：35）

路德对他的朋友说：『我不愿在我身上留下一点罗马教的遗毒。』他已经脱下修士衣，但是他尚未脱出修士独身的约束。他年老的父亲劝他成家，他昼夜为这件事祷告。他说：『神若乐意，他会改变我的心，但是最少现在我不想娶妻。我非水木，不懂情爱！然而我日日等候异端者的刑罚和死亡啊。』在他的良心里，他知道婚姻是神所定的，独身是人的制度。可是，他还是犹豫不决。最后他觉得不只是人的地位，也因改教的立场，应当结婚。他宣布说：『我不但用言语，也用行为见证福音，我决意在仇敌高唱凯旋之前，娶一修女，证明他们并未克服我。我娶妻并非盼望长久同居，乃是鉴于邦国诸侯向我倾倒忿怒，预见自己死期将近，料想在我死后他们必再蹂躏我的道理，我就决意用明显的行动见证我所讲的，以坚固那些软弱的人。』

一五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，他在朋友爱姆斯道夫家里，与波拉·凯塞琳（Catherine Bora）结婚。那时他正四十二岁，在他攻击赎罪券后八年。他的家庭生活，非常美满。他说：『一个敬虔和藹的妻子，乃是神美好的礼物；她敬畏神、爱家庭；你可以与她和睦同居，而且安全地信托她。』凯塞琳对他有充分的爱情，在他感觉沮丧之时，用轻言安慰

他，免除他负担家庭一切琐碎的事，当他空闲时候坐在旁边陪伴他，提醒他与朋友通信，时常用简单的问题娱乐他。

一五四六年正月二十八日，路德来到爱斯里城。纵他病重，仍旧出席会议，直到二月十七日，他讲了四次道，修改了一些规则。在晚餐的桌上，他提起许多关于快要离世的事。有人问他，在另一世界里我们是否彼此相识。他答说，据他看来，我们应当是相识的。他饭后退入寝室休息，房屋的主人和他的儿子们陪着他。他走近窗边，留在那里好久，默默祷告。另有两位朋友进来，他向室内的人表示，若能小睡半小时，对他十分有益。他倒在床上，睡了一时半。睡醒看见他们在房内，就说：『怎么！你们还在这里？亲爱的朋友！你们去休息罢！』他们告诉他，愿意留着陪他。于是他开始祷告说：『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：哦！主啊！真理的神啊！祢已经救赎了我。』他请求他们为着福音的广传祈祷，而后他又睡了约一小时。

约拿博士想给他一些救助，但是他表示情形转剧，乃是祷告说：『哦！我的父！祢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祢是一切安慰的源头，我感谢祢，因为祢已经将祢的爱子启示了我；我相信祢、我传扬祢，承认而且宣扬祢；我爱祢，也称扬祢。哦！我主耶稣基督，我将我的灵魂交托给祢！我快要脱离这个属地的身体，我就要离别今生，然而我知道我要永远与祢同在。』此后，他三次申述：『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祢手里：哦！主啊！真理的神啊！祢已经救赎了我。』他闭眼，倒在枕上。

人设法救回他，问他这个问题：『你是否至死坚信你所传的。』路德睁开眼睛，看着约拿博士，坚决清楚的答说：『是的』他重新倒下睡去，呼吸越来越弱；最后作长叹息，离世归天。

二月二十二日，他的遗体葬在威腾堡礼拜堂的讲台下面。

本文摘自《美好的证据》拾珍出版社版权所有